

外国著名演员传记丛书

凯瑟琳·赫本传

■ (美国) 查尔斯·海厄姆 著



外国著名演员传记丛书

凯瑟琳·赫本传

〔美国〕查尔斯·海厄姆 著

李高强 李 华 译

中国戏剧出版社

Kate
The Life of Katharine Hepburn
by Charles Higham

W.W.Norton & Company Inc.

New York 1975

凯瑟琳·赫本是一位饮誉全球的超级明星，她晚年与亨利·方达合拍的《金色池塘》轰动世界影坛，被称作“夕照中的金色池塘”，成为美国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

赫本四次获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演员奖，创造了世界电影史上绝无仅有的纪录。

本书作者以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记述了赫本几十年来银幕与舞台的艺术活动及她与斯宾塞·屈赛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深情厚意。屈赛同样是一位演技卓著的性格演员，他的《怒海余生》、《老人与海》以及与赫本合演的《猜猜谁来吃晚餐》为广大观众所热爱。

本书无意渲染赫本的秘闻，却以朴实的语言，流畅的笔触描绘了这位著名女演员不平凡的一生。

责任编辑：张榕

凯瑟琳·赫本传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

字数 220,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9.75 插页 8

1987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150)

书号 8069·1127 定价 2.25 元

译 序

凯瑟琳·赫本被誉为“活着的最伟大的女演员”，也就是说，在一个时代里，她是活着的所有优秀人物中具有魅力的典范。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艺术生涯中，她以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精湛的技艺，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形态各异、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四次登上奥斯卡最佳女演员的宝座，十二次获得金像奖提名，一次艾美奖提名，创造了电影史上绝无仅有的纪录。

本书作者以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撰写了这部赫本传记。其中大量援引了赫本亲友的记述，详尽而生动地介绍了赫本的艺术实践和生平轶事。正如作者所述，赫本在她艰辛的艺术道路上，有过失败，但没有气馁；有过成功，但没有自负。她是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顽强的意志、坚定的信念、炽热的追求，站立起来的强者。她是明星，一颗闪耀在影剧两坛上的巨星；同时她也是普通的女人，爱过，快活过，痛苦过。她那短暂的婚姻使她坚信艺术成功的秘诀在于献身。她与斯宾塞·屈赛长达二十五年的伟大友情，锤炼和升华了她的技艺。但是她还是个叛逆者，为了自身的艺术自由，从不肯向好莱坞的巨头们低头。本书作者无意渲染明星的秘闻艳事，却是以朴实的语言，流畅的笔触，真实地描述了赫本的一生。

本书完成于一九七五年，然而在以后的几年里，古稀之年

的赫本仍精力不减当年地活跃在电影银幕和戏剧舞台上，一九八一年与亨利·方达联袂主演了脍炙人口的《金湖暮辉》（又译《金色池塘》）。为了让读者更多地了解赫本一生的艺术活动，译者根据另一部赫本传，摘译了其中部分章节，编成本书后记，对赫本近年来的艺术创作做了增补。

本书翻译过程中，得到了中国戏剧出版社外编室有关同志的大力帮助，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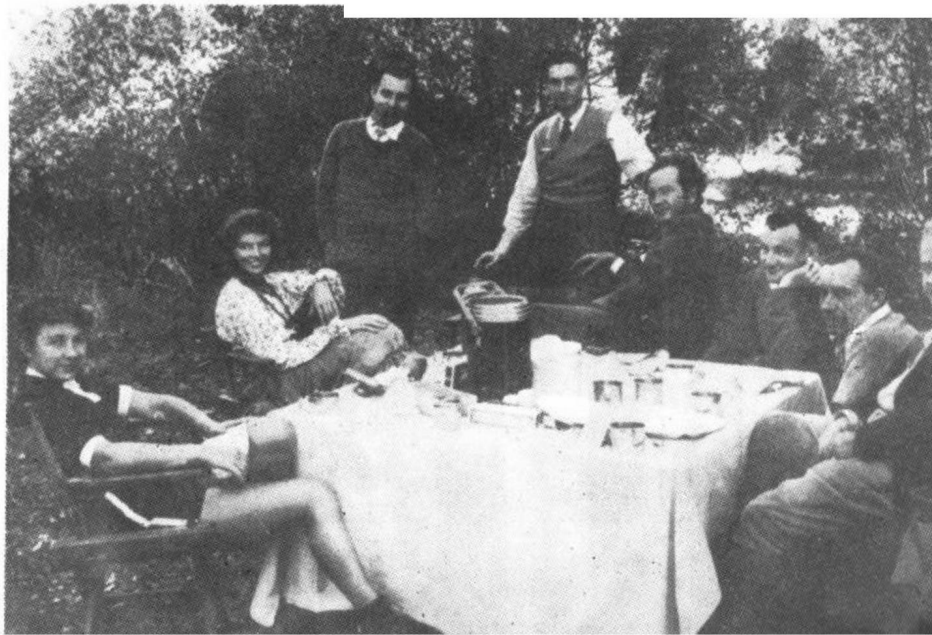
译 者

一九八六年元月于成都

凯瑟琳在《烈性女子》一片中（1934年）



拍摄《小牧师》一片时的午餐小憩（1934年），从左至右：劳拉·哈丁、凯瑟琳·赫本、导演助理埃迪·基利、编剧莫特·奥夫纳、导演理查德·华莱士、摄影亨利·杰勒德和其它同事





凯瑟琳与拉尔夫·理查森在《长夜漫漫路迢迢》一片中（196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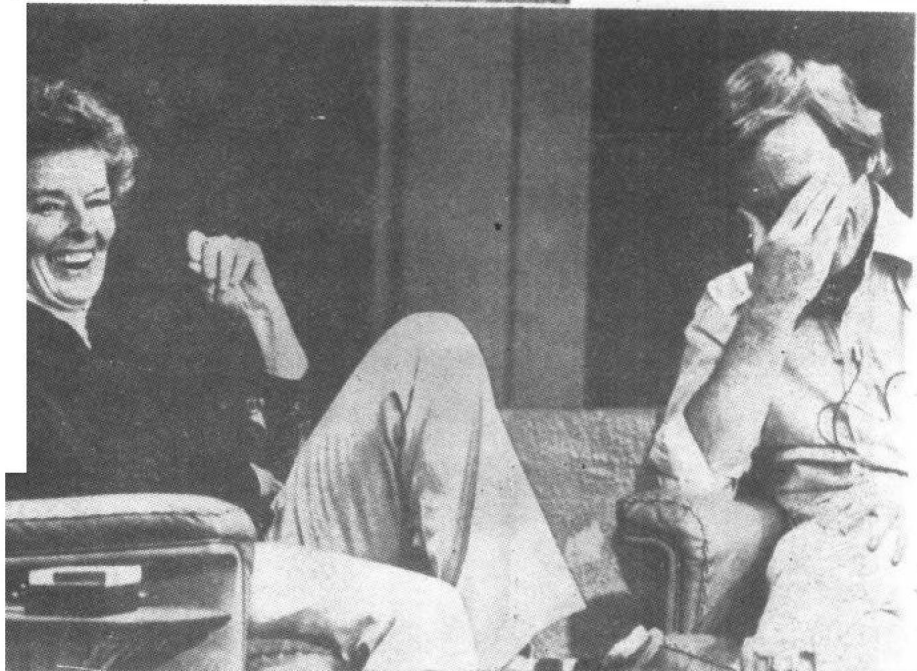
凯瑟琳与斯宾塞·屈赛在《猜猜谁来赴晚宴》一片中，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合作（1967年）





凯瑟琳在拍《微妙的平衡》一片期间，与保罗·斯科菲尔德在花园里散步（1972年）

凯瑟琳录制电视采访节目时与节目主持人迪克·卡维特一起逗笑（1973年）



四岁的小凯特



青少年时代的凯
瑟琳·赫本

前 言

四十年代的某一天，米高梅影片公司最有权势的头面人物路易士·B·梅耶，吻了一下凯瑟琳·赫本的前额。

“你这是干什么？”她厉声喝道，一副凛然不可侵的新英格兰女学究的派头，意思是“你怎么敢碰我？”

“我只是想亲一亲巧言石^①，”梅耶答道。

我得赶紧声明：我从来没有吻过赫本。

其实同赫本见面，跟吻冰冷的巧言石并没有什么两样。

我们长谈了整整两个下午，一次是一九七三年底，另一次是一九七四年初。她谈了她的全部生活经历。第一次，我是以《纽约时报》记者的身分，在好莱坞西区她那舒适小屋里采访她的。屋里摆着皮革家具。那是一个冷风飕飕、雾气濛濛的下午。她亲自为我开了门，让我坐在壁炉前，给我看了她自己做的圣诞花环，还特意把花环上那些很难编扎的叶子，颇为得意地指给我看。近年来在银幕上，她扮演的大都是些衰弱而充满内心痛苦的老妇人。此时我看见她还象年轻姑娘那样充满活力，真让人感到欣慰。她面颊红润，动作敏捷，身材几乎同三

^① 爱尔兰布尼城堡中的一块石头，相传吻此石后，会变得口齿伶俐动人。

——译注

十多年前演《费城故事》时一样苗条、迷人。

那是一次非同一般的谈话。她谈了好几个小时，谈到她的青少年时代，她的成长过程，她在好莱坞的生活，以及她对敬爱的斯宾塞·屈赛的崇拜。六十四岁的她依旧保留着康涅狄格贵妇人般的优美身段，清癯的颊骨轮廓分明，威严的鼻子尖尖的，好象削过的一样；她思维敏捷，仪态万方，不露出任何形式的虚荣浮华。唯有那浑浊的灰蓝色眼睛，微微颤抖的嘴唇，依然可以觉察到失去屈赛给她留下的创伤。尽管看起来她象栎木一样坚硬，可内心却隐藏着巨大的悲痛。

她很喜欢我写的那篇专访。后来她给我寄来过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说，写她的文章，象这篇一样能使她看完的还不算多。她以极谦逊的口气写道：“我必须说，是你让我显得特别的迷人。”谁还会把她写成别的样子呢？除非是个傻瓜。

过了几个星期，我写信告诉她，我想写一部关于她的书。她打电话把我叫了去，说她正在写一部关于她自己的书，要我把写书的事先搁一搁。然后我们又作了几个小时推心置腹的交谈。我正要告辞，她问：“不管怎么说，你还是要写那本书，是吗？”

我说：“是的。”

“那么好吧，我会帮你的。我希望你不要把那些真正有趣的故事写进去，要不然非把我写的书比垮不可。若是有人不愿意意见你，让他们给我打电话，我来对他们说。”

“你想不想看看这本书？”

“不，不，不，不，不！我讨厌看任何关于我的东西。我只是一时心血来潮，才看了《纽约时报》上你的那篇关于我的文章。我们有幸一起度过了一个很有意义的下午。至于书？”

哦，上帝！千万使不得！”

“你不喜欢看关于你自己的书？”

“我看不下去，包括加森·卡宁写的那玩意儿^①，我甚至连提都不愿提。看这些东西总搅得我去回忆往事；况且了解我的人差不多都死了，写这本书够你受的，好象没有谁还活在世上了。”

“我列了一个两百人的名单，要我念给你听听吗？”

“我不信，你在撒谎！说两个名字看看。”

“维克特·希尔门和萨拉·Y·梅森。”

“噢，天哪！《小妇人》的改编者！他们还活着？”

“活着，而且还要我向你问好。他们现在住在好莱坞一所古怪的老房子里，吊灯上布满了蜘蛛网。”

“是他们救了《小妇人》！”

“还有你第一次试镜头时指导过你的那个利利·梅辛杰，《一张离婚书》的摄影师西德·希科克斯，为你拍过片子，还精心安排，掩饰过你脖子的乔·鲁顿伯格……还有……”

“你能再说下去？还有谁？”

“约翰·比尔，你在《小牧师》中的那个对手。他当时很怕你，现在还怕。”

“你不必给我讲这个！”

“还有你的导演、助理导演、配角演员、化妆师、摄影师、服装设计师、你的朋友！”

“住口，住口，住口，住口，住口！够啦！我会尽我所能帮助你的。（她确实这样做了）出去的时候当心门口的台阶！”

① 《屈赛和赫本》，加森·卡宁著，海盜出版社1971年出版。——原注

六十多岁的凯瑟琳·赫本，还是那个奇妙而强有力的凯瑟琳·赫本。她依旧和创业时期的好朋友保持着友情，依旧住在多年住过的那些地方：纽约特尔特勒湾四十九街的那幢漂亮、高高、楼梯窄小的白色楼房；康涅狄克河口上奥尔德·塞布鲁克附近的芬威克夏季别墅；斯宾塞·屈赛在好莱坞的别墅。她依旧是那样独断专横，诙谐风趣，和善温厚，好争好斗，脾气暴躁，妩媚迷人。有时候，她是天使凯瑟琳，宽宏大度而藏秀于内，敬重自己的同代人，生活简朴，无私地献身于事业和她的知己；有时候，她又是‘透过镜子’中的艾丽丝似的红色女皇，一个尖刻粗暴、令人畏避的讨厌女人。

我一见到她，就爱上了她。一般说来，采访明星就象拜见王族一般：女仆把你引进一间奇大无比、豪华富丽的客厅，你得在那里等上一段时间；等候时间的长短要视影星的商业身价而定。正在此时，他或她可能就在隔壁房间里，眼睛不时地看着手表，心里却掂量着这一年能挣几百万元钱。最后，明星总算露面了——婷婷婷婷地走向楼梯或穿过落地玻璃门，一似舞台上的亮相，身后呢，还得跟上个业务经理或新闻代理；当明星在你右边落座时，他必然坐在你的左边。你就别指望他们会招待你吃点什么，就是自来水你也别想喝到一口。只要明星一提到某个有争议的问题，新闻代理就会赶紧将话题转到足球赛或洋蓟的价格上去。还有一条金科玉律：除了明星以外，你谁也不能提，尤其不要提到你自己，否则你必将陷入尴尬的境地。

凯特则不一样——完全可以这样说。她总是自己前来开门迎客，用节日似的午茶款待你，用的是银制茶具，备有各式各样的美味饼干、蛋糕和馅儿饼。如果碰上圣诞节，她还会拿她

做的圣诞花环给你看。如果天气好，她还会带你去好莱坞的水库转转。除了那个削瘦的英国秘书菲利斯·威尔伯恩外，她不要任何人陪同。最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她竟然连个新闻代理人都没有。

她言谈滑稽而雅典，常常用些“令人陶醉”、“令人震惊”、“令人兴奋”之类的感叹词。她仪表整洁，容光焕发，灰蓝色的眼睛里隐隐含着幽默和悲伤。看上去她跟她的客厅一样让人觉得坚实而舒适。她温柔的目光不时落在擦得锃亮的铜器上，落在她自己画的昏暗、冷淡、富有感染力的古巴风景画上，落在堆在墙边的藏书和古木桌子上。从实质上讲，她仍然是这所住房的新英格兰女主人，心地善良，凛然可畏，完全不同于多萝西·帕克给影星下的定义——貌似高贵，实际平庸的女人。

她是一个自由女神，集埃莉诺·罗斯福^①和幸运夫人于一身；她是美国人理想的化身，是严于律己、发奋向上的典范，是严格遵循道德标准的清教徒。她与众不同，一落地就是个自由人。

她就是凯特。

这本书——也许她永远也不会去看——是我献给她的一曲颂歌。

^① 埃莉诺·罗斯福（1881—1962），美国慈善家。——译注

第一章

她，出身世家，一个以固执己见、我行我素脾性闻名的世家。赫本一家被公认是新英格兰最具有叛逆精神的家族。凯特的母亲属于波士顿霍顿家族，是苏格兰人的后裔。当年苏格兰玛丽女王的情人博特韦尔伯爵就姓赫本。这个家族繁衍了下来，赫本家庭的全体成员，如同有胆略的自由思想家一样拧成一股绳，无畏地与新英格兰的陈规陋习抗衡。

凯特的父亲，托马斯·诺瓦尔·赫本大夫出生于南方的弗吉利亚，毕业于琼斯·霍普金斯医学院，是哈特福德医院优秀的外科医生，泌尿学专家，性卫生研究的开创者。他五官端正，轮廓分明，颧骨突出，还有一头棕色的美发，修长的个子，健壮的体魄，高尔夫球打得相当出色，是个英俊潇洒的男子。他不仅才华出众，还是一个很在行的投资者。他凭着自己的机敏，大做股票、股份和房地产生意而成了富翁。

赫本夫人，凯瑟琳·霍顿·赫本——人们熟悉的基特——是驻英国大使阿兰森·比奇洛·霍顿的表妹。她身材窈窕，俊俏秀丽，爱穿中国旗袍，恰到好处地把她那优美的曲线、极富风韵的形体展示出来。她是一个有主见、天赋极好的知识型女性，她以敢于同当时的波士顿人对抗而自豪。同丈夫一样，她也受到了许多社会名流的排斥。

赫本夫人还积极投身于妇女参政运动，很早就提倡计划生育。她时常参加白宫前的示威活动，要求改善妇女的工作条件。凯特刚满四岁，她就牵着小凯特走上街头，登台演说，鼓动妇女摆脱家务的奴役，尽管她自己却是六个孩子的母亲。而生养这些孩子，她完全出于对丈夫的恩爱，因为她丈夫特别喜欢孩子。不过，她心里很明白：对那些贫穷的妇女来说，生孩子只是一种繁重的义务，必然严重地影响她们的身心健康和家庭幸福。她对家庭、对社会所做的一切，在一般的妇女看来，那无疑是难以忍受的苦役。但赫本大夫，作为一个计划生育的支持者，热情维护她的观点，却似乎一点也不因自己是个多子女的父亲而感到窘迫。

一九〇九年十一月八日，凯特出生于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她取母名。凯特和哥哥汤姆，弟弟狄克和鲍勃，妹妹马里恩和伯基，都是在提倡言论自由的环境中长大的。从刚会说话的那天起，父母亲就鼓励他们任何可以想象得到的事物，都要有自己的看法。孩子们对任何一个观点，不争得筋疲力尽，决不罢休；争论不结束，谁也不会离开。在提倡思想自由的同时，赫本的父母还给孩子们以充分的行动自由。

他们相处融洽而愉快，父母对孩子们身心成长上花费心力程度之深，在当时新英格兰上层社会里是很少见的。凯特和她的兄弟姊妹无论是跑步、游泳，还是骑自行车、打网球，父母都鼓励他们要超过别人。他们家不管男孩女孩都会爬树，都敢孤身闯入废弃的空屋玩耍，都爱滑水踏浪、远足旅行、登山、骑马、训练猎狗。赫本夫妇这样教育子女：生活中，无论想得到什么，都必须付出艰辛的代价，世上既没有慷慨的无偿给予，也没有轻而易举的获取。

赫本一家住在布卢姆菲尔德大街二百零一号。住宅宽大阔绰，还有个林木葱郁的大花园。这里成天都回荡着激烈的争吵声、尖叫声、咆哮声，还有从楼梯上滚下来的撞击声。在这个家里，谁也不会对谁说“闭住你的嘴”。但是，如果偶尔有个爱唠叨的哈特福德老派人物突然来访，全家人便会异口同声地对他说这句话了。而且遇到这种情况，来访者还往往会遭到这家人的嘲笑、戏弄和挖苦，直到惊恐万状地溜掉为止。

在凯特幼时的记忆中，有诸如在沙石道上赛跑；在橄榄球赛中把邻居的男孩“球员”抱住、绊倒；每年夏天把头发剃光，以防打架时被对方抓住；早在人们还无法接受的那些年代，就穿上便裤和平底便鞋；看报；发表政治见解；冬天当父亲打开窗户时，使劲地深吸凛冽的寒风；在草坪上练体操和芭蕾；同父母一起谈论性交、生育、自由恋爱以及婚姻问题，等等。

在赫本家里没有禁止谈论的话题，每个人都可以大声地、直截了当地发表自己的见解。但是多数情况下还是以父母的意见为最终的结论，尽管凯特后来并不完全承认这一点。全体家庭成员无论是在观点的阐述上，还是在家务或花园劳动的分派上，都一律平等。这个家庭就好比是一个公社——一个由社长领导的公社。

当然，凯特也尝过屁股上挨揍，被推着去冲冷水澡，或者不准吃糖的滋味。她经常跟着母亲去参加政治活动，手举标语牌，把自己叫做“吉米”。有一次，一个邻居女人对凯特说，看上去她有些虚弱。凯特听了马上低下头直朝一棵大树撞去，然后转过身来——头上淌着鲜血——说：“瞧，我比这棵树还硬。”

有一次谈到冷水浴，凯特说：“我后来之所以如此倔强，